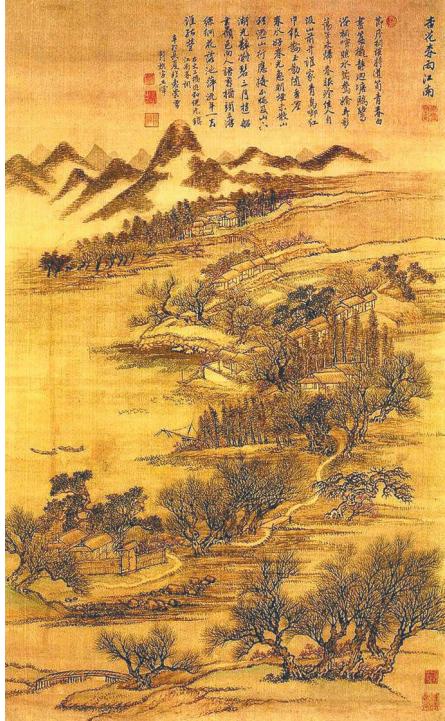


# 惊蛰虫启春声

■ 汪荣



清 王翬《杏花春雨江南》。

## A 中国人独特的时间节奏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自然气候的情况，对整年的时间进行的划分。这二十四节令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

从春到冬又回到春，二十四节气是一种轮回，也是中国人独特的时间节奏和时间感觉。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生存经验的总结和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对自然的长期实践和历史层累的产物。

事实上，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讲的是“物候”状态。太阳的周年运动引发天气变化，也触发了天地变化的机关。以惊蛰为例，中国古人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鶗鴂鸣；三候鹰化为鳩。”灼灼桃花，黄莺鸣叫，鳩鸟开始求偶，这正是万物复苏的好时节。风起于青萍之末，冷暖交替、草木枯荣之间形成了节律，人的生活世界也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季节嬗变的岁时记和风物诗，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关于时间的感受与体验。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正式通过审议，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 白陶舞马

白陶舞马1971年出土于大唐名将张士贵墓，国家一级文物。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马三足立于平板之上，通体皆白，如象牙雕刻，肌肉健硕，身形匀称，体态修长，姿势优雅。立姿，右前蹄抬起，身体重心落在左前腿和两只后腿上，好像正随着乐曲有韵律地踩着舞步，扬颈低头，双耳挺立，鬃毛呈波浪状披在颈部左侧，尾巴束起上翘。马头骨骼清晰，躯体健壮而舒展，臀部曲线优美，胸部肌肉突出，充满力量，愈加呈现出壮硕健美的身姿，聚骨感、美感、力感和动感于一身。

舞马是指中国古代宫廷中将马匹的活动与音乐舞蹈艺术相结合的一种特色文化娱乐活动。舞马活动最早从西域传入中原，它不是人骑在马上表演骑术的技

巧，而是训练马自身随着音律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因而对马匹的各种技巧及协调性要求极高，所以舞马必须品质优良，合乎其特有的标准和要求，必须体形健美，外貌奇特，观赏性强。

早在三国时期，曹植就向魏文帝进献过大宛舞马。唐人重马亦爱马，舞马活动在唐时大受欢迎。唐代宫廷舞马活动在玄宗时期极盛，初唐以来，李唐王朝以其兼容并收的广阔胸怀，吸收融合各种外来文化，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强。舞马在当时被视为盛世祥瑞之物，深受人们喜爱。

张士贵墓出土的白陶舞马是对大唐盛世的定格，是一件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研究价值于一身的唐代精品文物。  
(杨道 编)

## B 农耕文明智慧的产物

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独特观察。通过观察太阳周年的运动和由此带来的物候的嬗变，中国古人认知到一年之中天气、地理和山水方面的种种变化，他们将这些变化进行提炼，总结出一套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并将其用来指导生活和生产实践。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不同，农耕文明需要“靠天吃饭”，对于自然环境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而然，就需要注意观测气候的变化，掌握自然运转的规律，以方便农人安排生产和生活。

二十四节气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该地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发源地，也是农耕文明形态的代表区域。处在温带大陆性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条件下，黄河流域四季分明。四时节气的变化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形态，二十四节气正是由此起源。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化构成了自然与人的对话。“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是气温回升转暖的节气，正是春夏播种和准备农耕的重要时间节点。顺天应时，不违农时。按照天象和节气来安排农业生产，才能让农人播下去的种子获得更好的收成。

四季的循环是自然的周期，也内在地构成了农人生命的节奏。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农人最知晓时间的重要性。在农人的眼中，二十四节气就是他们从事农耕活动的指南。很多民谣和谚语包含了时节与农事的信息，如“立春阳气转，雨水雁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节气充满了农耕民族的经验和智慧。



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 C 节气背后的诗意与思想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生活实践的产物，这一独特的时间节奏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和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作为历史积淀的产物，二十四节气的背后包含着独特的诗意和思想。

古代诗人对于四时的感受是细腻和微妙的，描写二十四节气的诗句数不胜数，比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雨水)，“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分)，“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等等。中国诗学中有“起兴”之说，往往先言外在的物象来引起赋诗作文的兴味，而节令和物候正是诗人起兴的由头。二十四节气，让诗人产生了季节流转中的盎然诗兴，情景交融之间让中国诗歌变成了自然与人文交汇的产物。

《易经·系辞》中说，“生生之谓易”。所谓“生生”，指的是生命繁衍，绵延不绝。纵浪大化中，“生生”是关于生命的哲学思想，也是天地宇宙中更新万物与更新自我的力量。二十四节气的魅力，在于时间的循环与轮回中有宇宙的“生生”之力。节气的交替中，无限的生机充塞其间，使万物都为之一变。在“天人合一”的世界中，人需要遵循天地自然的节奏，才能安顿自身。中国文化素来讲究天、地、人的同生共构和相互感应，而二十四节气代表了中国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最高智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节奏和人文思想，这种来源于自然和宇宙的“生生”之力值得被每一个中国人所体验和感受。让我们在惊蛰的时节感受二十四节气的“时间之美”。



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小型的报纸，简称“小报”。小报的内容多数以消闲和趣味为主，是反映当时城乡之中的风俗民情、社会文化的通俗报纸，其读者大多是普通市民。这些小报大概有100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

小报虽然小，却很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女作家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这个时期的小报：“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的。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这段话是张爱玲在她的文章《天地人》发表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纳凉会”上谈及的，显见得当年张爱玲对这些小报的喜爱。

张爱玲还在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她的《郁金香》《天地人》《罗兰观感》《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秘密》《丈人的心》等都是在小报上发表的。

## 杨沫与她的《青春之歌》

■ 慕津锋

《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成长与蜕变的革命文学作品。作家杨沫1950年便开始构思创作这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那一年，她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走入杨沫的脑海。在当时的日记中，杨沫曾写过这些记忆：

“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杨沫的抗战生涯最早要追溯到1937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沫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她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或跟随八路军120师兼程行军，与日寇周旋。关于这段血与火的生活，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这些生活给了她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也给了她丰富的创作源泉。

抗战时期，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是那样的年轻……这些战友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她渴望把他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正因为这些清晰而深刻的记忆，加之难言的病痛使杨沫总感到自己日暮无多，她认为自己应抓紧时间写出一个大部头作品。1951年9月，杨沫在读了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深受鼓舞。她决心要把在自己脑海中酝酿已久的书稿写出来。于是，1951年9月25日，杨沫开始动笔，她首先草拟了全书提纲，小说最初起名为《千锤百炼》（后又改为《烧不尽的野火》）。历时一年，1952年杨沫草完成该稿。后又经过六七次修改，最终于1955年4月底，杨沫修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完成后，杨沫非常希望这部小说能有机会出版。这年年初，中国青年出版社举行了一次和作者的联谊会，主人是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萧也牧和张羽。萧也牧在与女作家柳溪交谈中，得知杨沫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青年学生的作品。会后，他们主动联系杨沫，希望能看一下她的书稿。如可以，中青社考虑出版。当时，杨沫忙于创作《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而已经创作完成的上半部则在朋友柳溪处。杨沫告知他们可从柳溪处去看一下上半部。

不久，杨沫将全部完成的书稿交给了中青社。其间经历了颇多波折，杨沫感觉到中青社对自己这本书的出版有很大顾虑。所以1956年春，杨沫把书稿给了自己的老领导秦兆阳，请他审读。如有可能，杨沫想请老领导把稿子介绍给其他出版社。没过多久，秦兆阳便打来电话，说稿子他已经看过，感觉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当时隶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在文学界具有相当的地位，他说的话也很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拿到稿子后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作家出版社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表示会尽快安排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联系杨沫，表示小说不用大动，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任大心告诉杨沫6月20日前以书面形式将作品改好。杨沫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将修改方案拿回研究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1000块钱稿费。看到作家出版社如此重视自己这部作品，杨沫非常高兴，她立刻投入修改中。杨沫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连续修改20多天，1956年6月20日前，杨沫顺利交稿。

这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想起了杨沫的这部作品。杨沫为难地表示书稿交给作家出版社了，而且自己也收了稿费，作家出版社可能不会同意退稿。果然，作家出版社坚持自己要出这本书，但中青社也不让步。最后，编辑任大心找到杨沫，请她自己决定由哪个出版社出版。杨沫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一、作家出版社是老朋友秦兆阳亲自介绍的；二、作家出版社非常重视自己这部作品，而且还预支了稿费。

1958年1月，《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据《文艺报》，有删节）

## 文史荟



投稿邮箱 wsh\_hndaily@QQ.com

## 张爱玲的小报缘

■ 王昊军

丰一吟是丰子恺最小的女儿，深受父亲的疼爱。在丰子恺的培养下，长大后的丰一吟多才多艺，文学、书画、翻译样样俱通。在丰一吟69岁那年，她曾出了一本名为《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的书，里面讲述了丰子恺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从这些细节里可见得丰子恺的为人。

在丰一吟上小学六年级的一天，他们家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人戴着一个大檐帽，用围巾遮挡住半边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手里拿着一个长棍子，他对正在读书的丰子恺说道：“我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走投无路之际只能出此下策，希望你能给我一些钱财。”

虽然此人遮挡住了大半边脸，但在一旁玩耍的丰一吟听其声音，一下子就猜出对方是住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一个叔叔，这个人日子一贯过得非常贫穷。丰一吟当时非常确定，父亲一定也听出了对方的声音。不过，丰子恺却装作没有认出来的样子，拿出好几张钞票，递到对方手里。对方拿到钱后，迅速转身离去。那人走后，丰一吟立即跑到父亲身边，

急切地指着对方的背影对父亲说道：“他不就是……”还没等她说完，父亲便及时打断她说：“不管对方是谁，他一定是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不然不会这样。我们有能力，能帮一点是一点。”听了父亲的回答，年幼的丰一吟觉得父亲过于善良，为何不当场揭穿对方的真面目呢？

几天后，那个上门持棍索要钱财的人便被警方抓获，对方果然是丰一吟猜测的那个人。那天，对方在经过丰一吟他们家门口，万分羞愧地请求丰子恺的原谅。丰子恺并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去，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然后，又往他的口袋里塞进去一些吃的东西。后来，那个人被释放后，丰子恺又主动帮了对方好几次。

丰一吟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何对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如此关心。父亲认真地告诉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仍然值得被爱，我们得给他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其实，他们内心一直是纯朴善良的。”父亲的那句话，丰一吟一直铭记在心。长大后，她也经常会像父亲那样，乐于助人，拥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

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小型的报纸，简称“小报”。小报的内容多数以消闲和趣味为主，是反映当时城乡之中的风俗民情、社会文化的通俗报纸，其读者大多是普通市民。这些小报大概有100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小报虽然小，却很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女作家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这个时期的小报：“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的。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这段话是张爱玲在她的文章《天地人》发表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纳凉会”上谈及的，显见得当年张爱玲对这些小报的喜爱。

张爱玲还在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她的《郁金香》《天地人》《罗兰观感》《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秘密》《丈人的心》等都是在小报上发表的。

## 丰子恺的家教

■ 姚秦川

“春雷响，万物长！”转眼之间，时间就到了农历的第三个节气——惊蛰，也标志着仲春的开始。惊蛰时节，天气转暖，春雷阵阵，有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物候。春天以最盛大的方式到来，蛰伏在地下冬眠的昆虫苏醒了。从立春到雨水再到惊蛰，时节的变换让我们感受到天地宇宙之间生生不息的循环与更新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二十四节气的独特魅力。毫无疑问，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对于时间的理解。